船过柏坊

■崔建华

夜间整理电脑，见大量湘江柏坊段旧照。细看后蓦地想起，五年前仲春的料峭春寒里，自己参与湘江采砂整治，濛濛细雨中乘船经柏坊河段时拍摄了这些镜头。自己虽曾无数次路过柏坊，然此次却是唯一的乘舟而行，从而也得以用古人最常见的出行方式，感受了一番别具一格的心境。

历史上，柏坊是湘江边的重要驿站，亦是常宁两大古驿站之一（另一处为河洲驿）。自隋至清，驿站均是直属于兵部且兼具投递公文、转运官物、接待来往官员等职能的重要机构。其长官为“驿丞”，是未入流的官职。其他官员为“驿吏”，服役的士卒为“驿卒”或“驿夫”。大明王朝的掘墓人、“闯王”李自成就曾是银川驿站驿卒，后因朝廷财政吃紧、大肆裁减驿站而被裁员，失去生活来源之后的李自成只好借债度日，终因无力还债而吃了官司。县令将其“械而游于市，将置至死”，迫使其走上了杀人造反的不归路。据《同治常宁志》记载，柏坊驿是直到清代康熙六年时才被裁减的，留有记录的清代柏坊驿丞计有宛平（今北京丰台）人杜思迁、西安人刘汉杰、浙江山阴（今绍兴）人骆应进三人，倒也可见清初官员还是蛮讲究五湖四海的。

位于湘江岸边，具备湘江漕运之便，因而柏坊除了是驿站，也是重要渡口，还设有官方的漕运粮食储备中心——“便民仓”。“便民仓即水次仓，在柏坊驿旁。”“储漕米，明成化二十二年知县谢廷举建。万历六年知县吴景明重建。”因此，无论对于朝廷还是对于地方，柏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此要地，自然有官员、商贾、行旅密集往来。而迎来送往间，自会有不少名流留下蛛丝马迹。公元1544年的农历十一月初十，时年已78岁的明代大理学家湛若水就在柏坊驿住了一晚。不过遗憾的是，次日离开柏坊之后的行程让这位高龄老人非常狼狈，不但丢了行李，还迷了路。其《与典膳彭道明》一诗的“小序”中，就留有这么一段文字：

“嘉靖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憩柏坊驿。……十一日，典史陈嘉训（广东高要人）护行，犹值雨夜，与行李相失，误入荒村……”

湛若水学问与王阳明齐名，并称“王湛之学”，官至翰林院编修，吏部、礼部、兵部尚书。其在常宁留下了不少印迹，市区南六十里的回龙庙至今还有“湛公源”遗存。《同治常宁志》载，“湛公源在县南，明嘉靖间，湛若水返自南岳道经此偶憩水源。土人敬其德，因称湛公源。”

明代湖南学政、宁波人管大勋则留有诗作《柏坊驿》：“大江秋尽泛鸣榔，一息西风渡柏坊。候吏不知官艇去，长年谩道客心忙。缘涯白露随流水，隔岸青山带夕阳。鸿雁不来香信杳，几回惆怅赋潇湘。”

此番舟行，由柏坊憩山至白面山段，都属有着厚重历史底蕴的人文胜地。其中的憩山又称“憩峰”，《雍正常宁志》称，“高三里许，耸拔苍翠，俯瞰湘江，以禹憩得名（有禹石像）。”其山腰有“铜鼓塘”，“四时不涸，水腥绿色，鱼亦绿色，诸葛武侯调督三郡时，登憩山，埋铜鼓于此。”表明不但历史上的大禹来过，而且三国时的诸葛亮也曾来过。其景色之美，让清代学者、乾隆年间进士、翰林院侍读学士褚廷璋赞不绝口：“云山鲜妍入春早，日向帘前呈画稿。雨馀湿翠助奇姿，似泼金壶恣挥扫。”（见其诗作《湘中观禹憩山色俱佳》）可惜的是，我当日舟行至此，天空正阴雨霏霏，江边景物白茫茫地笼罩在雨雾当中，根本未曾得见憩峰秀色。

憩山下有深潭，曰“憩峰潭”，“县北三十里，深不可测。柏坊市西、憩峰之下，罟师多集聚于此。”“罟师”即渔夫，渔夫集聚于此，恰恰说明此处极其适宜鱼类栖息繁衍。如今因下游近尾洲电站大坝的拦蓄，江水已上涨数米，江面愈发开阔，潭水更加深不可测。偶有渔舟驰过时，依然可见是人力摇橹，依然还是千年前的捕鱼手段，尽管渔夫的笑容依稀可辨，但生计的不易确实令人感慨！

白面山则更为神奇，《同治常宁志》载，“白面山，县北三十里，为一邑水口。山产白石可为础。”在信奉风水理念的古代，柏坊的白面山是全县的水口所在。“水口”本意是指水上关口 潭以得名。至今沙平则水至，水退沙仍 雾中……

船过湘江柏坊段沙洲

要塞，古时由湘江入常宁必经白面山，此地确实位置险要，恰如一大关口。但风水学上的“水口”，则更多体现在白面山的山崖屏蔽与湘江的天险隔离之上。中国园林的精要之处往往也正是如此——常用奇石堆砌假山和营造湖泊、池塘等作为“水口”。同治年间，常宁人、安徽巡抚唐训方修建培元塔时也有风水上的考量，目的就是指望塔建成后，能够“一以锁双江口合流之水，一以控白面石远峙之山”，从而“地势崇斯元气固，元气固斯人才兴”。

《同治常宁志》编修、附贡生易履中在《白面山记》中就记载了该山的神奇之处：“湘东名胜也，山无土壤而生嘉树，……相传，石齿齿不偶堕，堕征乡榜中式，多寡视堕数，罔弗验。值大比年赴试，舟行迳此，未尝不翘然，目瞵瞵注焉。”也就是说，山上无土皆是石头，但石头上也能长树。其临江的石崖很少掉落石块，一旦有石块掉落，就预兆当年县人参加乡试时会有人中举，石块掉落多少就意味着中举者有多少，从来没有不灵验的！

白面山下也有一深潭，曰“龙祖潭”。“县北白面山下，有老媪于潭畔拾大卵，以鸡伏之，得蛇乃龙子也，送之潭中。媪死，湘水大至，壅沙成坟，高壅如坟。”老妇于江边偶拾龙卵，用家里老母鸡孵化后得一小蛇，送入潭中放生。老妇去世之时，湘江涨水并壅沙成坟安葬了老妇——这样的传说是告诫人们不要杀生，保护生态，还是要说明自然界万物有灵，善有善报呢？

只是这些传说，更加让白面山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神秘面纱！

白面山的更神奇之处，是“鱼嘯子，经此山照成苗”，此江段也因此成了中国第二大淡水鱼产卵地。每年春汛，洞庭湖的鱼都要成群结队溯流而上，汇聚于此产孵繁殖。“群鱼卵育，经白石照成苗，渔人利之，傍岸浮竹筏捞鱼嘯之子，上下百余里，渔歌互答，声逐湘流。”公元1637年的农历四月二十，徐霞客途经此地时也见证了这一盛况，其《楚游日记》载：“而夹岸鱼厢鳞次，盖上至柏坊，下过衡山，其厢以数千计，皆承流取子，以鱼苗货四方者。”若干年前，还曾有数米长的中华鲟回游至此，兴许正是源于其基因中产卵繁殖的强大冲动。

可惜的是，因为种种因素的影响，湘江如今已极少得见群鱼产卵的盛况。当日因为雨雾的影响，我也无法一睹白面山之芳容。所乘的执法船掉头归去的那刻，我翘首回望，隐约可见湘江在前方不远处正蜿蜒转弯而去，白茫茫地消失在无尽的雨雾中……

乡村草垛

■成新平

如果说乡村是个大舞台，一幕幕精彩故事无时无刻不在激情上演，尽管演员在不停地变换，那么，乡村草垛是舞台上永恒的聚光点。

乡村草垛是乡亲们用稻草堆成的，象征着村民富足、祈盼、恬淡和温暖。收割完晚稻，北雁南飞，天气转凉，稻谷脱粒后，乡亲们将稻秆捆起来，随意一丢，站成一排，像一个个列队的士兵。天高云淡，秋阳高照，稻秆被晒干后，根根柔滑干燥，色泽金黄，满是特有的醇香。乡亲们提着稻草尖收拢来，有的用长竹竿将稻草穿成一串，一路颤颤悠悠挑回家；有的用土车装成一车，用绳子捆紧，吱呀吱呀，运送到禾场边，就准备砌草垛。其实，砌草垛很有讲究，首先，得选择一个背风向阳的平坦地方，中间埋上一根长竹竿，与地面垂直，固定草垛重心；然后，将一扎扎稻草堆起来，像砌屋一般，以竹竿为圆心，从四周不停地堆砌；注意“圆心”要高，“圆边”要矮，不然雨水倒灌，稻草会发霉腐烂；草垛底下要用脚踩结实，不然，砌不到一人高，就会垮塌下来。同时，至少要两三个人配合，一人砌，两人递，下大上小，砌到中间，与下面平行，越到上面，收缩得越快，顶部逐渐收缩成圆锥型，既美观大方，又能遮风挡雨，远远看去，像一座宝塔，更像草原上的蒙古包。乡亲们还挥舞锄头在草垛四周挖出一条小水沟，用来排雨水。草垛有大有小，大的，可将十几亩稻田的稻草收拢来堆在一起，像一座小山；小的，也是用几亩稻草堆砌而成，有一个大人高。在能者的指挥下，经过众人铺打、压实、顶抛、堆砌等动作，层层叠叠垒起，一个个形状端正、表面平整的草垛谦和伫立，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整个村庄被大大小小的草垛包围着、点缀着，乡村草垛与秋风染黄的树林相互点染，构成一幅浓烈的乡村水墨画。

草垛对于农民来说至关重要，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爹常说：日子过得心不慌，全仗着草垛撑腰。的确，草垛的作用大得很，主要是将稻草贮存起来，供当年冬天、来年春夏生产生活之用，乡亲们生怕草垛被偷或被烧了，将草垛堆在家门口。一是用来当柴火。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柴”字摆在首位。那时，农村没有煤炭供应，乡亲们一日三餐煮饭炒菜，经常用的是稻草，灶口边的稻草烧完了，农妇便到草垛边扯一把稻草夹到腋下就走，方便快捷。“灶口难填”，一口灶一年不知要烧掉多少稻草？村庄上空，老是飘荡着稻草的清香。“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炊烟代表着农家的兴旺发达，如果家里断炊了，也就是饿肚子的危机出现了。二是用来当牛饲料，整个冬天到次年春天，天寒地冻，北风呼啸，地上的草早已枯萎，关在栏中的牛无法外出觅食，牛的饲料主要是稻草，每头牛每天消耗的稻草在七八把以上，吃不完的，垫牛圈，给牛保温，助其安全过冬。“牛是农家宝，种田不可少”，善待耕牛就是善待自己，每户农家都对耕牛不敢有丝毫怠慢。三是用来搓绳子编织稿荐当床垫，织稿荐的稻草要长，用耙头梳掉干枯的稻草叶，剩下光光的秸秆，织出来的稿荐整整齐齐，锃光泛亮，铺到床上，一股淡淡的清幽香味弥漫开来，使人感到暖和温馨。每到冬天，不少农家织稿荐，成为农家一道别致的风景。有的农民将编织的稿荐送给左邻右舍，让人感到人世间的另一种“温暖”，有的农民还将稻草当鞋垫，起到防寒保暖的作用。四是用来织草座垫、草沙发、草鞋。五是用来织草包，用机械织出来的草包比较牢固，主要用来装泥巴，筑堤坝，抗洪抢险。六是用来捆吊东西，那时农村没塑料袋，捆东西通常用的是稻草，不污染环境。每逢赶集，乡亲们一手将一根稻草系到鱼嘴上，一手用稻草捆着两斤猪肉，一路颤颤悠悠走回家，好不神气！

草垛是农家身份的象征。草垛越多，越大，彰显出主人越勤快越能干；草垛越小，显示出主人越呆滞越懒惰。据说以前姑娘找婆家，也将对方草垛是否厚实作为择偶条件之一。

草垛是昆虫的护身符。冬天到了，大雪封山，气温降至零度左右，一些青蛙、蝙蝠、麻雀、蚂蚁、跳蚤，甚至连老鼠，都钻进草垛中安家落户。猫围着老鼠无可奈何，只有在草垛边“咪咪”地叫着；狗不时伸出前爪，在草垛边的地上一顿乱搔。鸡和麻雀们仍不时用脚爪和尖嘴寻觅草垛里被遗落的谷粒……母猪在栏中叫，母猪下崽了，爹搂上一把稻草，塞进猪栏，为可爱的猪崽子垫出一个温暖的“窝”。到了第二年春天，草垛上猛然长出几株青绿的秧苗，在微风中摇曳，活泼顽皮，陡然为农家增添了生机。

草垛边是村民聚会的场所。白天，村民端着饭碗，抽着旱烟，蹲在草垛边天南海北地谈论着国际国内村内村外的新闻，释放出一天的辛劳；放学后，孩子们喜欢到草垛边蒙着眼睛捉迷藏，围着草垛“抓强盗”，躺上草垛猜谜语……追逐、嬉闹、喊叫，玩耍得开心疯狂，脸上淌满了热汗，摔上一跤，屁股沾了泥巴，从草垛上扯把稻草擦干净，直至大人喊回家吃晚饭。冬天，草垛周围散发着一种暖气，缺吃少穿的山里孩子站在草垛南面，有一种暖洋洋的感觉。夜幕降临，一些青年男女来到草垛边相依相偎，窃窃私语，轻轻地呢喃着情话。到了次年春天，天气回暖，乡亲们又从草垛上扯出几把稻草搂着，到秧田里去捆秧苗，在田里插下一行行嫩绿的禾苗，播种着当年的希望……

乡村草垛是时代的产物。当年，草垛如同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泰然端坐在村口，安静地倚着冬日的暖阳，在人间烟火中凝望着日子，在季节轮回中守望田野。如今，村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不少，煤、液化气和电成了村民的主要能源，每年只留下一些稻草喂牛和垫猪圈，村民睡上了毛毯或电热毯，稿荐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农民耕地不用牛，收割不用镰了，收割机将水稻收割后，稻草绝大部分用来当作有机肥料肥田。乡村草垛已成为大家记忆中的风景，尤其是冬夜，那一排排草垛井然有序地排列在村口，在月光的映照下，牢牢地把守着村口，护卫着白衣港的安宁，如同一个个英勇可爱的战士。

九 月

■杨震

技校教师

他喜欢把学生看作一块铁
放在车间里
铁就有了飞翔的梦
他爱将一把榔头敲击出悦耳动听的
声音
在工作台上相互传递
他和学生一样,爱穿蓝色的工作服
他说那是耀眼的色彩
就像敲击出的声音一样
里面含着骄傲和自豪
铁的回声经常围绕在耳边
而一块成型的铁,在展览柜里
发着金色的光芒
足以让黑夜躲避绊脚的障碍

秋天里有一些柔软的铁
他们用不同的形体阐述
钢铁的坚强,和冷静
他一生都不后悔
他一直举着那把有些分量的铁锤
锤亮了苍白的一生
而将铁锤得红红火火

古老的东西我一直记得

阳光在抚摸我的肌肤
月亮在淋湿我孤寂的灵魂
唐诗宋词反复在我的字眼出现
故乡的老屋,矮矮的
一直活在我的记忆深处
特别是那条雨痕,将天空和大地连
接在一起
我不需要张望遥远的故事
低头看见的小草,一年更新一次
但它总是和原来一模一样

山里的那一条路,虽然已经荆棘
密布
而我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远行

秋风渐起

满山金黄的树叶
扑了过来
在田间
稻穗沉默地低下头颅
我裹紧风衣
快步朝家里走去

年迈的母亲
正在用扫把清理禾堂的灰尘
她每扬起一下扫把
秋风就附和一下
叶子开始了舞蹈
一圈一圈的潮湿从远方的春天
传来
朦胧中 我用手擦擦了眼
秋风停留了一下,就走了

阅历

从窗里看外面
室外有蓝天,白云
有草原,高山
还有人群涌动

从窗外看里面
室内四壁空空
只有一张床,可以安放我的身体
还有那张书桌,我的双眼一直盯着

有时候,我想从窗外往里看
有时候,我想从窗里往外看
从外面往里看时,我身边有许多人
从里面往外看时,却只有我一个人

原来我一直喜欢的是这扇窗
它让我享受阳光的抚摸,也让我静守黑夜
的深邃
黑夜包容了我
白天将我释放出来

我一直在路上行走
无限扩张的生活,我只抓住一点,面带微笑

桐梓山的秋天

■徐文伟

衡南县桐梓山是一座有故事的山，一座英雄的山。

当我们又一次来到桐梓山，正是农村俗称“七月半”的日子。桐梓山的秋天扑面而来，桐梓山的风声扑面而来。

我们是被一阵风吹来的。

温情的秋风在我们面前走来走去，就像我们在桐梓山面前走来走去一样。风中有影，风中有声。风将宋乔生送到这里，风将我们送到这里，风给所有人设计了无数个方案或出了一道难题。九十年前的宋乔生们在被来自命运深处的风堵住后，便毫不含糊地选择了革命，实现了他们的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风也使我们在风里思索，这里的风与许多地方的风大不同，这里的风铆足了劲。1992年，民政部将这一方天地挂上了“革命老区”的铭牌，风将更多的细节说给了伫立在风中的人听。

我们在桐梓山工农游击队根据地旧址伫立良久。这是一栋幸存下来的建筑面积约七十平米的砖木结构房，房子仿照原样修葺一新了。记得我第一次见到这栋房子，就像遇到一个驼背的老人似的，房子侧面由几根树木强撑着，一根根树木像极了一个个临时护卫者，他们久久不敢大声出气，生怕一出气会闪了老人的腰。如总闸门的大门，仍由原来的两扇布满皱纹的木门掌管，再被一把铁锁紧锁，也是锁不住屋里的秘密。透过有间隙的木门或窗子看去，里面空空如也，什么也留不住。或有风和风声。这些木门和窗子上的视觉留白，是为接纳风声雨声，是为他们很方便地带来一只只眼睛添上一双双耳朵。房子前面的一只马槽孤立着，马和马料成了马槽的回忆。在山上的战壕，幸运者说不定还能捡上一颗面目全非的子弹壳。村干部有次把一批保存好的旧枪旧刀拿过来给我们观看，刀枪们早已锈迹斑斑，丝毫没了当年的锐气。

大门的一侧，新制了一块入党誓词内容的红色宣言，宣言如一团腾出的火，如一阵果敢的风，齐齐飘荡在桐梓山的天空。这里的天空是明亮的，空旷的，八十多年前的历史恍如昨日，一幕幕场景像倒回放的录像带。我想，宋乔生们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靠什么求生存？房子下面的一口水井仍在，我们来一次喝上一回，清甜清甜的，冰凉冰凉的。可是这个秋天，我们的脚步被一丛丛深深的草木挡住了去路，我们在不远处只是看，看清亮亮的水像一道长长的答案填满这口井，看历史的光影在这里留下斑驳的足迹。

如果说桃李庵是这里的乳名，桐梓山就是这一带的成人名了。桐梓山村是在去年的并村中由杨合村和大众村合并更名而成。人们留住了桐梓山的根。

桐梓山被众山相拥，我们被桐梓山相拥。桐梓山的秋天是我们的秋天，我们的秋天也是桐梓山的秋天。秋天这个收获季节，一个声音总在桐梓山上空回荡，再大的风也吹不散，吹不走。什么时候能好好挖掘这方天空下的素材，创作出一部纪实小说？什么时候能在桐梓山上空演绎一场有关桐梓山题材的战争片，重燃那段难忘的烽火岁月？这些该是一个个多么幸福而幸运的等待！

在秋天的桐梓山，我们还想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也许风知道。